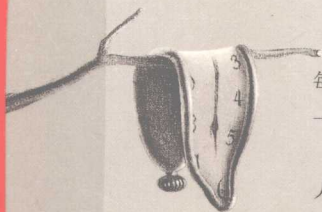


Amélie Nothomb

[比利时]阿梅丽·诺冬 著 胡小跃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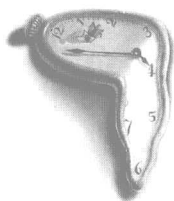
午后四点  
Les Cataïnaïres



每天午后四点，他们惟一的邻居必然准时到来，不说一句话，干坐两小时后又准时离去……

人民文学出版社

1564.45/ND



# 午后四点

Les Cataïnaires

[比利时] 阿梅丽·诺冬 著 胡小跃 译  
Amélie Nothomb

人民文学出版社

1564.45  
N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7-3313

Amélie Nothomb  
**LES CATILINAIRES**

---

据 Editions Albin Michel 1995 版译出  
Copyright © Editions Albin Michel S. A-Paris 1995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午后四点/(比)诺冬著;胡小跃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7

ISBN 978-7-02-006144-0

I. 午… II. ①诺…②胡… III. 中篇小说-比利时-现代 IV. I56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4070 号

特约策划:彭 伦

责任编辑:温哲仙

装帧设计:颜 禾

**午后四点**

Wu Hou Si Dian

[比]阿梅丽·诺冬 著

胡小跃 译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85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5 插页 2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978-7-02-006144-0

定价 12.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献给贝阿特里丝·科蒙热

本书由比利时法语大区文化与社会事务部资助出版

Ouvrage avec le concours de la Communauté française de

Belgique. 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et des Affaires Sociales

001 午后四点

目录

LES CATILINAIRES

155  
译后记

“我任命你去打仗，我让你自由地开战，然后，我将双手捧着你  
被子弹打穿的乌黑的脸……”

——伊夫·博纳富瓦<sup>①</sup>

我们对自己其实一无所知。我们以为熟悉自己，  
恰恰相反。年纪越大，便越不了解这个冠以我们名字  
的人。

这不是什么问题，体验一个陌生人的生活有何不  
妥？也许更好，因为知道了自己是谁，就会讨厌自己。

如果没有（没有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如果  
我不曾遇到贝尔纳丹先生，这种并不少见的怪事就决  
不会对我有什么影响。

我在想这个故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十几个日期  
都有可能，就像百年战争<sup>②</sup>那样。似乎应该说事情开  
始于一年前。说是半年前开始的似乎也可以。然而，  
说它开始于我结婚前后也许更准确，那就是说在四十  
三年前。但更真实、更准确的说法，是开始于我出生

---

① 博纳富瓦（1923— ），法国当代诗人。

② 百年战争，公元十四至十五世纪发生在英法两国之间的战争，长达百年，  
但具体开始日期不详。

那年，也就是说在六十六年前。

我坚持第一种说法，即一切开始于一年前。

有些屋子是发号施令的，它们比命运更威严，一眼看上去就会被它慑服。应该住在那种屋子里。

快到六十五岁时，我和朱丽叶想在乡下找座房子。我们一看见那座屋子，马上知道就是它了。尽管我讨厌用黑体字，但我还是想用黑体字来表示它，因为我们永远也不会再离开这屋子，它在等待我们，我们也一直在等它。

一直在等它，是的，自从我和朱丽叶结婚起。算起来，应该有四十三年了。事实上，我们已经结婚六十年了。我们是预科班的同学。开学那天，我们相遇了，相爱了，从此再也没有分开。

朱丽叶早就是我的太太，也是我的姐妹和女儿——尽管我们同年，只差一个月。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没有孩子。我永远不需要第三者：对我来说，有朱丽叶一个人就够了。

我在中学里教希腊和拉丁文。我喜欢这个职业，我与不多的几个学生关系密切。然而，我等待退休，就像神秘主义者等待死亡一样。

我并不是胡乱比较。我和朱丽叶一直渴望摆脱普



通人所谓的生活。学习、工作和社会活动已被减少到不能再少了，但我们还嫌多，甚至觉得我们的婚姻也是一个落俗套的形式。

我和朱丽叶都希望快点到六十五岁，我们想离开这个浪费时间的世界。当了一辈子城里人，我们渴望到乡下去生活，这不单单是因为热爱大自然，更多是出于对孤独的需要。这种强烈的需要与饥、渴和厌恶相似。

看到那座屋子时，我们如释重负：这么说，我们从小就梦想的地方真的有啊！我们曾斗胆梦想过，那是河边的一块林间空地，上面有座屋子。就是这屋子，漂亮、隐蔽，墙上爬着一棵紫藤。

离那里四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叫做莫沃的村庄，在那里能买到我们所需的一切。河对岸隐约有一座屋子，房东告诉我们，那里住着一位医生。如果我们想高枕无忧，没有比住在这里更好的了。我和朱丽叶遁世隐居，而在离我们隐居地三十多米的地方却有一位医生！

我们一刻都没有犹豫。不到一个小时，这屋子就成了我们的屋子了。屋子并不贵，也不用装修。我们觉得在这件事上，毫无疑问，我们鸿运当头。

下雪了。一年前，我们搬家的时候，天也下着

雪。我们欣喜若狂：从第一天晚上开始，这几厘米厚的白色的东西就使我们深深地感到，我们到家了。第二天早上，我们觉得，在这之前的四十三年，我们不像是在自己家里，尽管我们在城里的公寓一住就是四十三年，从来没有搬过家。

我终于可以全身心地照顾朱丽叶了。

这很难解释：我从来都觉得跟妻子呆在一起的时间不够多。六十年来，我给了她什么？对我来说，她就是一切。她也说我是她的一切，但我还是深深地觉得欠她太多。这并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好或者平庸，而是因为朱丽叶除了我之外没有别的任何东西，也没有别的任何人。我过去是，现在还是她的生命。想到这里，我心里很难受。

刚搬到这屋里的前几天，我们做了些什么？我想，什么都没做，除了在林中散了几次步。森林是那么洁白，那么安静，我们常常停下脚步，惊讶地四目相视。

除此以外，什么都没做。我们到达了我們从小就呆的地方。突然间，我们知道了这就是我们一直渴望的生活。如果我们的宁静没有被打破，我知道我们会这样一直生活到最后一刻。

最后这个句子让我后背发凉。我发现自己在胡

说。我讲错了，不是讲得不准确，也不是不真实，而是讲错了。也许是因为我不明白那个故事：它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

第一个星期的一个细节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我正给壁炉生火，当然，我笨手笨脚的，这种事，我似乎要好多年才学得会。我弄着了一些燃烧的东西，但这不能叫做火，因为它显然不能持久。不如说我弄了一些临时燃烧的火：我对此已经感到满足了。

我蹲在炉膛边上，转过脸，看见了朱丽叶。她坐在一张低矮的椅子上，离我很近，用她特有的目光凝视着火：令人起敬地专注于一事，当时是专心看着那团可怜的火。

让人惊讶的是：她丝毫没有变，不是从我们结婚的时候起，而是从我们第一次相遇的那一刻起。她长高了一点——很少，她的头发白了，其他的一切，也就是说一切，相似得惊人。

她看火的那种目光，就是她在课堂上看女教师的那种目光。她把双手放在膝盖上，头一动不动，双唇紧闭，就像一个对自己的存在感到惊讶的孩子那样，一副乖样。我早就知道，她没有变，然而，知道得没有像今天这样清楚。

这种发现使我非常激动。我不再理睬摇摇晃晃的

火苗，而是盯着这个六岁的女孩，我和她差不多一起生活了六十年。

我忘了这种状况持续了几分钟，突然，她向我转过身来，看见我在看她，便轻声说：

“火灭了。”

我说了一句：“时间不存在了。”好像这是一个回答似的。

我一生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过。

在这屋子里住了一个星期后，我们都好像觉得以前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住过。

一天上午，我们开车去村里采购。我们都很喜欢莫沃的那家杂货店：里面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选择，这使我们陷入了一种难以解释的兴奋中。

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发现了一件事：

“你看，邻居的烟囱不冒烟，说明我们住在这里可以长期不生火。”

朱丽叶还在想我们有了个车库：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过车库。当我关上门时，她说：

“这座屋子的确是座屋子，对车子来说也如此。”

我听出了她说的屋子是黑体字写的，不禁笑了。

我们储备好了食物。天又开始下雪了。朱丽叶说

我们早上去买东西买对了，道路很快就会中断的。

这话让我很高兴——一切都使我感到高兴。

我说：

“我最喜欢的谚语一直是：‘要活得快乐，就得藏起来。’我们现在不正是这样吗？”

“是的，我们正是这样。”

“我忘了是哪个作家不久前补充说：‘为了藏起来，让我们快乐地生活。’这话说得更对，更适合我们。”

朱丽叶看着漫天飘落的雪花。我只看见她的后背，但我知道她的眼睛是多么欣喜。

当天下午四时许，有人敲门。

我打开门。是位胖先生，似乎比我老。

“我叫贝尔纳丹，是你们的邻居。”

邻居来认识新搬来的人，还有什么比这更正常的事吗？况且在这块林中空地上，只有两户人家，而且，除了这个人，再也没有任何别的人。然而，我回想起来，我当时惊呆了，就像鲁滨孙遇到了星期五<sup>①</sup>

---

① 鲁滨孙和星期五，英国小说家笛福所著小说《鲁滨孙漂流记》中的人物。小说写水手鲁滨孙在海上遇险后漂到一个荒岛上，设法谋生，后遇黑人星期五，两人一道生活，并在后者的帮助下脱险。

一样。

尴尬了几秒钟后，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无礼，赶紧说了几句客套话：

“太好了，您就是那位医生。请进。”

当他来到客厅时，我去叫朱丽叶。她一副吃惊的样子，我则微笑着轻声说：

“这无非是一次小小的礼节性拜访。”

贝尔纳丹先生握了握我太太的手，然后坐下来。我们给他端了一杯咖啡。我问他住在那座屋子里是否已经住了很久。

“四十年了。”他回答说。

我非常高兴：

“在这里生活了四十年！那您住在这里一定很愉快！”

他什么也没说，于是我便认为他不愉快，也就不追问了。

“您是莫沃惟一的医生？”

“是的。”

“责任重大！”

“不。这里没有人生病。”

这一点都不奇怪。村里的人口应该不会超过一百，也没什么人生病。

我又从他嘴里挖出一些基本情况——“挖”这个词在这里用得很恰当，因为他能少回答一句就少回答一句。如果我不说话，他也不说话。我得知他结过婚，但没有孩子，我们如果生病，可以请他来看。我忍不住说：

“有您做邻居，真是意想不到的收获！”

他毫无表情，我觉得他像一个伤心的菩萨。不管怎么说，不能说他饶舌。

整整两个小时，他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回答着我不痛不痒的问题。他要迟迟才开口，好像在说话之前需要思考一番，哪怕我是问他天气。

我丝毫不怀疑这场来访使他感到很烦闷，显然，他天真地认为必须讲究礼仪，不得不这样做，这一点让人很感动。他似乎差不多绝望地在等待着离开的时刻。我看得出来，他十分为难，不敢说出这类能救他命的話：“我不再打搅您了”，或者是“我很高兴认识您”。

这两个小时过得非常悲怆，他最后站起身来。我相信在他脸上看到了沮丧的神情，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告辞才不会显得无礼。”

我心软了，连忙替他解围：

“非常感谢您过来陪我们！不过，您出来这么长

时间，您太太一定着急了。”

他什么都没说，穿上大衣，告辞，然后离开了。

我望着他的背影，忍不住要笑。当他走远时，我对朱丽叶说：

“可怜的贝尔纳丹先生！这场礼节性拜访可难为他了！”

“他话不多。”

“这太好了！这个邻居不会老是来打搅我们。”

我搂住妻子，轻轻地说：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这里是多么安宁？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这里将多么安宁？”

其他的我们什么都不要了，这是一种说不出的幸福。

正如斯库特奈尔<sup>①</sup>引用过的那个诗人所说的那样：

“人们永远少得不够。”

第二天，四点左右，贝尔纳丹先生又来敲门了。

我让他进门时，还以为他是来告诉我们贝尔纳丹太太要来进行礼节性拜访了。

医生坐在前一天坐过的那张椅子上，接过一杯咖

① 斯库特奈尔 (1905—1987)，比利时超现实主义作家。



啡，沉默着。

“今天过得怎么样？”

“挺好。”

“您太太是否也会赏脸来看看我们？”

“不会。”

“我希望她身体健康。”

“健康。”

“当然啦，医生的太太不可能身体不好，不是吗？”

“是。”

我琢磨了一会儿这个“是”，想着回答否定句的逻辑规则<sup>①</sup>。我傻傻地接着问：

“如果你是一个日本人或是一台电脑，我肯定会得出结论说您太太病了。”

沉默。我感到有点羞耻。

“对不起，我差不多当了四十年的拉丁文教师，我有时认为别人也跟我一样喜欢语言学。”

沉默。我觉得贝尔纳丹先生看了窗外一眼。

“雪停了。太好了。您看见昨晚下了多大的

---

① 根据法文的语法规则，如果问句是否定的，肯定应该用“Si 而非 Oui”，外国人常用错。此处的回答有所混乱，故有此文。